

六國情調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初版

異國情調 (全一冊)

(定價銀六角半)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張 若 谷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目次

東亞病夫序	一至一
寫在卷頭	一至一八
異國情調	一至一五
都會的誘惑	一至一五
刺戟的春天	一至九
貳珈欽谷小坐記	一至七
巴黎的珈琲店	一至一〇
紙門裏的風味	一至五

目次

二

同文秋季音樂會·····	一至一八
初次見東亞病夫·····	一至二三
五月的謳歌者·····	一至二三

東亞病夫序

我友張若谷輯集了近年所作的論文和筆記，定名異國情調，自己做了一篇長敘。我繙讀了一過，砰砰然心有所觸，有不能不說的幾句話，隨隨便便的寫了出來。

我的朋友很多，就是近來在文藝界裏所結交的朋友，也不在少數，但覺得我和若谷的交誼，似乎有些特別，這是什麼緣故？

凡外世界有變異，必然受內世界的轉移，這是心理學的定律。譬如我們看一座山，臨一泓水，忽似有意識地生了哀樂；這座山，這泓水的重罩裏，一定包含著我的靈魂；又如賞一朵春花，聽一聲啼鳥，

突覺有情感似的起了迎拒；這朵花、這隻鳥的背後，當然躲藏著我的幻影；就是新認識了一個戀人，一瞬目，一握手，馬上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觸覺，這個女性，決知已和我交流了心電。我想：大概結交朋友，也是這樣的吧。

我和若谷認識還不到一年，看起來，却像多年的舊交，這兩人相互間必然有一種潛在的契合。

就最容易觀察的一面說，自然在性格和情感。

我的性格，自己雖不能認識得十分準確，但多少總免不了帶些任性；祇知道服從自我意志的命令，不管旁人的短長；似乎若谷也是如此。我完全是個神經質的人，而且是多感的神經質，往往易受情感

的支配，一時不容易把理智去羈勒，似乎若谷也是如此。我年紀縱然老了，我的精神還和孩子一般，祇顧向前亂闖，不曉得什麼辛苦，也不曉得什麼危險；似乎若谷也是如此。就這三點綜合着講，不就是一個人的情調麼？那麼，我和若谷交誼的契合，就是相互間情調有一致的地方。

這麼著，我和若谷的情調，完全一致麼？不，不，我不能承認，我也不願承認。柏格森說：『世界上沒有一件相同的東西。』我國的古格言上說：『人心不同如其面。』況就物理學看來，『以水濟水』，還是水，沒有變化，也尤沒有融合，覺得太單調無味了。

的確，我和若谷的情調，不一致的也很多。譬如若谷是個加特力

教的信徒，天天要到天主堂裏去奏讚美歌的風琴；我是根本沒有過宗教的信仰，雖然也算研究佛經，我仍當牠印度的哲學或文學讀——妙法蓮花經和華嚴經，實在是偉大的哲理小說。若谷是個音樂家，談到貝多芷、華格那、許貝德或是蕭邦，總是津津有味；上海開起音樂會來，就是大禮服不便當也要換了長衫和馬褂，買了高價的券挨進場去占一個座位；做起小說來，也還要把題目加上什麼婚禮進行曲或寂寞黃昏曲音樂性字面，我是對於音樂，絕對是門外漢，反帶些的怨恨，祇爲我的聽覺，兩個耳朵是不同的，聽出來的音調，全不準確，不能不恨我官能的斬絕了我這種享樂的希望。若谷做起文學的作品來，總喜歡輕靈敏妙，自在地流出，所以短篇的散文，是他最擅長的，我是常

常『戴了石臼串戲』，往往弄得面紅筋赤，還有一個壞脾氣，一寫總是連篇累牘，好像紙張用不着錢買的，由著性兒去浪費。這些都是我和若谷的情調，絕對不一致的地方。

絕對不一致，有什麼關係呢？在絕對不一致裏纔會生出絕對的一致來。究竟我和若谷情調絕對的一致在那裏？老實說，都傾向着 Exotisme，譯出來便是異國情調。

我和若谷，都沒有出過洋，沒進過什麼大學，得過什麼博士。我是從考據詞章的紙堆裏鑽出來，像孟子道的：『盡棄其所學而學焉。』裁讀了許多異國的草裝書。若谷也從震旦大學畢業出來，丟了他本業的法律，倒看了不少關著外國文學的筆記和書翰。我們並沒有什麼以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思想，祇覺得我們的文學爬不上世界的文壇，想把外來的潮流，衝激起些浪花，濺上外海 *Océan*，大而且堅的那塊岩石。我高唱南歐文學，若谷也喊著南歐文學之意大利，從但丁的神曲，一直到鄧南遮的火，西班牙，從賽文德的童話，一直到伊本納茲的四騎士，我在南歐文學裏，尤其嗜好法蘭西文學，若谷也是一般。

我們一相遇，就要娓娓不倦的講法國的沙龍文學；路易十四朝的閨幃文會 *les précieuses des Ruelles*；邸館文會 *Une nouvelle précieuses de salon*；梅納公夫人的印庭 *La coeur de sceaux de la Duchesse du Maine*；朗佩爾夫人的客廳 *Le Salon de Mme Lambert*；蘭史碧娜

斯姑娘的客廳……等。尤其喜歡談羅曼派諾甸 Charles Nodier 的亞爾 那的 Salon d'Aeseale 第一次客廳，露俄的王家場 Place royale 住宅；金百合房的 La Chamoleon Lis d'or 第二次客廳；因而聯想到亞黛兒 Adele Fouthen 露俄夫人——和聖德伴物的戀史；露俄和許蓮德 Mile Juliette 的影事。我們就讚美那客廳裏一班熱客：拉馬丁，威尼，繆塞，梅黎曼，戈諾，大仲馬，喬治桑，史敦達爾……等等。我們并且要鼓吹福祿特爾，因為他能做支那孤兒 L'Orphelin de la Chine，薩伊兒 Qair，亞爾齊 Algir，把推廣到中國、土耳其和美國。崇拜沙多勃里盎 Chateaubriand，史丹竊夫人 Mme de Staël，因為前一個，不但「我一生祇打呵欠」T'eu baillé me vie 的名言，在 Rene 裏表現他

的伊鬱，到底他的從巴黎到耶露撒冷的紀程 *l'Intrique de Paris a Jerusalem* 和美國歷史，也有成功，後一個爲了她的文學論和德國研究灌輸了德國文學，這三大文學家，都帶有 *Exotique* 色彩的羅曼主義前驅者。我們尤其欽佩史丹露夫人幾句話，她說：『羅曼主義是能教使法國文學進步的文學，因爲她自然適合於法國……拿來描寫我們個人的感想，可以自哀，可以自愁。』我也覺得我國現代文學，好的固然不多；叫囂的，粗下的，也是觸目都是，非再受一次羅曼主義的洗禮，像法國格來 *Fernand Fogeh* 李顯賓 *Jean Prichepin* 一般，唱導自己的人生和全人類的人生，創造新羅曼派 *Neo-romantique*，纔是對症的良藥。這些都是我和若谷對於傾向異國情調絕端一致的命脈。坦白地

說，我和若谷認識的起源，還靠着一封書翰上開著一篇法國文學書的目錄，得到了同情哩。

還有一件很可笑的事，不妨順便說說。我現在住的法租界馬斯南路寓宅 Route Musseet，依我經濟狀況論，實在有些擔負不起牠的賃金了。我早想搬家，結果還是舍不得搬。爲什麼呢？就爲馬斯南是法國近代的製曲家，我一出門，就要想他拉霍爾王 le Roi de Lahare少年維特 Werther的歌劇。再在夕陽西下時，散步在濃密的桐蔭之下，左有高耐一街 Rue de Corneilla 不啻看見西特 Cid 和霍拉斯 Horace 悲壯的佈景，右有莫理愛街 Rue de Moliere，好像聽見偽善者 Tartub 和厭世人 Misanthrope 的苦笑，前面橫貫新拉斐德路 Avenue de La

Layette，在法國原有好幾個拉斐德，我却祇認她是和賽薇尼 Serigny有關係的女作家。就想像她葛蘭佛郡主小說 La Princesse de Cleves裏繪畫的風景，趣味的筆記 Memoirer interessantes裏敘述的故跡。我才在法國公園，就當她是魯森堡 Uxembourg，我蹣跚在霞飛路，就當她是霜霞莉蕊 Charys-elysee，這些近乎瘋狂似的 Exotisme，就決定了我的不搬家，那不是和若谷本書自序裏所說的完全相同嗎？

我寫了這麼一大堆話，始終沒說一句異國情調本書的內容。我想，若谷作品的價值，有文學眼光的人，自會賞鑑，本用不著我來讚歎了。我不過寫些我兩人間交互的感想吧了。

我還有一句話，我明年春天，想去遊歷歐洲，就想把巴黎做我的

寓居地。我很希望若谷有機會能同去，到那時我們可以攜手同登聖母塔，馳車同過凱旋門，泛舟衰納江，訪古羅佛宮，世間愉快的事，再沒有比這事再愉快。這不但是傾向異國的情調，簡直是享樂異國的情趣了，我將認這書做我們遠適異國最好的預言。

一·一二·一九二八·病夫·在馬斯南路寓所。

原
书
空
白

寫在卷頭

兩三年來在報紙雜誌上隨便寫成了幾十萬字的文章，因為捨不得丟掉，就當敝帚一般地珍藏起來，打算選印成幾本集子。第一種文學生活，已由朋友開的金屋書店出版了。現在能夠有出版第二種的機會，在我真覺得非常地榮幸與感激。

關於我與文學發生趣味的因緣，與我執筆爲文的經過，都在文學生活的自敘中說過了，不必贅述。但是似乎對於這本隨筆文集，也有說明幾句話的必要，就寫下了這篇東西。

這本集子的內容，同文學生活有許多不相同的地方。文學生活裏